

文 游 基



斜杠青年

□ 张传界

前阵子,家里的电脑忽然闹了脾气,我对着屏幕折腾了大半个晚上,终究只是徒劳——我那点皮毛的电脑知识,对付寻常小毛病尚可,真遇上大故障,便如隔靴搔痒,半点使不上劲。没辙,我只得在网上寻了一位本地的维修师傅,预约上门。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的声音,简单问过故障情形,便说他还在上班,等下了班就赶过来。

傍晚时分,门铃响了。门外站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背一只鼓鼓囊囊的工具包,额上还沁着薄薄一层汗,大约是赶路赶得急。他换了鞋,走到电脑前坐下,指尖在键盘上轻轻敲了几下,又盯着屏幕沉吟片刻,便抬起头来,语气笃定:“系统崩了,得重装。不算麻烦,个把钟头就好。”说完,他从包里掏出一块移动硬盘,熟稔地接上,便开始忙活起来。

我在一旁看着,见他手指翻飞,目光沉静,便随口问他姓什么。他说姓杨,本地人,大学读的工业设计,如今在一家公司做产品设计。我有些意外,问他怎么修起电脑来了。他笑了笑,说上学时就喜欢捣鼓这些硬件软件,帮同学修机子,慢慢有了点小名气,后来索性接了外头的单子。如今白天上班,晚上和周末就出来跑跑,装监控、修电脑,什么都干。“趁年轻,多学点,多赚点,”他手下不停,声音平平的,却透着一股笃定,“想在城里买个大房子,靠自己的钱。”

我听了,心里微微一动。站在一旁的爱人忽然笑着说:“小杨啊,你就是个‘斜杠青年’。”

“斜杠青年?”我头一回听见这个词,不由得一愣。爱人便解释给我听——这是一个褒义词,说的是那些同时从事多重职业、拥有多元身份和多元生活的人。一个人不再被一个头衔框住,而是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之间从容切换,像一条河分出许多支流,每一条都流向自己的远方。

她这么一说,我忽然发现,原

来我身边这样的人竟也不少。

邻居家有个小姑娘,姓严,大学毕业在一家公司做财务。工作清闲,时间宽裕,她却不甘于朝九晚五地打发日子,便练起了普通话,考了等级证书,又自学了PPT制作和视频配音。如今,她常接些单子,替人做演示文稿,配上自己录制的解说词,声音清脆干净,像早春檐下的风铃。她妈妈提起她,眉间间满是骄傲——说小姑娘早就用自己挣的钱买了一辆心仪的小车,开得稳稳当当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我还有一个做厨师的朋友,姓吴,三十出头,生得圆脸大眼,说话时总带着三分笑意。他平日在乡间替人家办酒席掌勺,锅铲翻动间,一道道佳肴便热腾腾地上桌了。可他不光会做菜,还会拉二胡。闲下来的时候,他抱着那把旧二胡,一个人在院子里拉,拉《二泉映月》,也拉《赛马》,弦声一起,连风都慢了下来。如今,他在没有酒席的档期,便去婚宴、寿宴上客串演出,一把二胡,一身素衣,往台上一坐,满座皆静。有时一个晚上能赶两三个场子,挣的钱竟不比掌勺少。他常说,日子嘛,总要有自己的乐子,不然那日子就像没放盐的汤,寡淡得很。

我细细想着这些人,小杨、小严、小吴,他们身上仿佛都闪着同一种光。那光是自主的,是勤奋的,是不肯将日子过得平庸的。他们不把兴趣和谋生对立起来,而是在二者之间搭起一座桥,在时间的缝隙里,在不同的身份间自由穿行。他们不甘于被一个标签定义,也不愿被一种生活困住。他们耐得住寂寞去学习,去打磨自己,然后在那份耐心里开出花来。

在如今这个时代,就业的压力像冬日里的风,凛冽而无处不在。可这些“斜杠青年”却像路边的野草,风越大,根扎得越深。他们用自己的本领为别人提供便利,也为自己挣得一份体面的生活。他们不等着谁来施舍机会,而是自己造出一扇门来。

与之相比,身边也有少数“躺平青年”。他们面对困难时,常常选择妥协,选择后退,选择把自己缩成一团,像一只受了惊的蜗牛。他们说,躺平并不可耻,不是颓废,只是想避开那些过于激烈的竞争,想寻一份与世无争的安静。可我想,真正的安静,应当是历经风浪后的从容,而不是从未启航便已抛锚。若年纪轻轻就急着靠岸,那这一生的风景,该错过多少呢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我总觉得,一个人年轻时,总该有些梦想,有些担当,有些不顾一切向前奔跑的劲儿。路上难免有坎,有壁,有风雨交加的夜晚,可熬一熬,就过去了;拼一拼,就闯出来了。正如那首老歌里唱的:“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,有时起,有时落……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。”

况且,生活本身也不允许我们真正躺下。若人人都躺平了,病了谁付医药费?孩子上学谁交学费?新衣裳谁买?一家老小的日子,谁来撑起?人若是被“躺平”二字裹挟,最终只会被生活裹挟着退向荒芜。往大了说,若人人都停下脚步,这世界谁来创造?社会如何向前?所以,绝对的躺平,终究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梦。

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这句话,我越活越觉得真切。日子是过出来的,不是等出来的。就像那些“斜杠青年”,他们用一双手、一颗心,在生活的田野上种下不同的种子,然后浇水、施肥、等它们发芽。也许某一天回头看去,那已不是一块田地,而是一座花园了。

我深信,这样的青年,会越来越多。他们不会被“躺平”的风潮卷走,也不会被平庸的日子磨去棱角。他们是这个时代里的一股活水,清清爽亮地流着,带着创新,带着热情,带着奋发向上的韧劲。而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,从来都是靠这样一代又一代不肯停下脚步的人,才走到了今天。

斜杠青年,不只是一重身份,更是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敬意。我敬重他们,也愿这世上多一些这样的人。

位的水泵厂浴室。后来,企业开始改制,爷爷也退休了。单位的浴室转给了个人承包经营,洗澡的人不如以前那么多了。退休以后的爷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,除了泡澡就是喝茶。周末的时候,他总是喜欢带着我,泡上一杯茶,在澡池子里一泡就是半天,至少“两上两下”才回去。期间,遇到同事或熟悉的人,递根烟、喝口茶,聊聊近况,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……那时的我还不理解,洗个澡而已,为什么非要洗那么久?直到自己已是不惑之年,才明白那是属于他们那代老同事、老工友们的交流平台,大家在一起闲聊中共忆青春时光,回味过往岁月。

岁月荏苒,叔伯们陆续都离开了老宅,搬进各自的新房。家家都有独立的卫生间、热水器,洗澡成了很方便的事。后来又有了空调,也不用担心孩子们洗完澡再出一身汗了——就算出汗,再洗一次就是。大家都宅在空调房间里,很少还有人坐在外面纳凉了。现在新开的浴室环境越来越好,但没有了旧时的喧闹。偶尔也会去老浴室泡泡澡,遇到相识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大家只是各自洗去疲惫,暂时离开现实的繁杂,再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的挑战。毕竟,生活每天都在继续……

我与T先生本无深交,仅在共同好友Z君组织的饭局上偶有碰面。每次相聚,T先生待我格外热忱,总执意邀我坐到他的身旁。这份主动示好的亲近与客套,一度让我心生暖意。人情贵在有来有往,我也总想寻找机会予以回馈。席间若是摆上好烟,我便会悄悄把香烟挪到他面前。每每如此,我总能捕捉到他眼底难以掩饰的笑意。宴席之上,我们就这样达成了这一份无声的默契。

这个看似和谐的表象,终究在一次友人闲谈间被揭开。那日众人闲坐,聊起Z君为人豪爽时,有人随口提起T先生素来爱占些小便宜,就连赴宴座席都颇有讲究。他总刻意选择与妇孺或是不抽烟的男士同桌,其中的心思在场众人心知肚明。听罢这番话,我略有所悟。回想过往数次饭局,那些看似真诚的相待,原来暗藏着他的小心思。

真正让一切彻底浮出水面的,是Z君儿子的那场婚宴。良辰吉日,亲友齐聚,我与T先生都在受邀之列。午宴开席前,T先生一如往常快步上前,热情拉住我,执意与我同席。我顺势坐下,扫视席间,同席的还有三位带着孩子的女士,以及两位素未谋面、神色稍显拘谨的男士。T先生早早挑好了靠近过道的座位,我伸手轻拽他的胳膊,示意他挪到内里的主位,他却执意不肯,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诚恳笑意,言辞谦和:“我坐这里很好,方便接菜,也好照应在座各位女士、先生与小朋友。”一番话说得周到得体、无可挑剔。不多时,主家果然顺着过道逐桌派送喜烟,两包软中华便搁到了T先生面前的转盘上,正红的包装格外惹眼。T先生看着眼前的两包香烟,神情淡然,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。落座片刻,对面的孩童被盘中开心果吸引,伸手转动餐桌转盘取食,两包喜烟随之转了半圈,稳稳停在T先生伸手难及的桌对面。席间众人专注聆听婚庆主持人讲话,无人留意桌上的喜烟。T先生顺势摸出自带的软中华,起身向在座众人敬烟。三位女士笑着摆手婉拒,我与一位男士也拱手示意不会抽烟,唯有另一位陌生男士接过香烟,随手夹在耳后。T先生笑了笑,开口说道:“既然大家都不抽,我也不勉强。这两包喜烟,就由我代劳,免得白白浪费。”话音刚落,他便麻利地转动转盘,将方才被孩童转到对面的两包软中华重新挪回自己面前。他好像生怕即将到手的香烟凭空飞走,随即

今日无意中翻看到了在“那个年代”一册中保存的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盐券、糖券、煤券和副食品券,感慨油然而生,纵向比较,说如今生活是蒸蒸日上,一点不为夸张。

以我个人体验为例,小时候,穿有补丁的裤子和内衣,穿烂了也不会扔,母亲一定用它再糊成鞋底布,在昏暗的灯下手工纳成鞋底。更令人遗憾的是,三顿还吃不饱。为了饱腹,加水加菜边皮,一碗饭硬是稀释成六大碗。吃肉是非常难得的,如果刚好有荤、还有小炒,那简直如同盛大节日,欢天喜地,我们走路的姿势都不同,一蹦带三跳的。

今天,对我来说,温饱早已经解决,鸡鸭鱼肉都视为寻常,犯嘀咕的倒是,今天吃什么好?太多的选择,负责采购的妻子常常显得焦虑。如今,谨防“三高”已成为重要课题。吃清淡一些,吃少盐少油腻一些,已是不二的选择。

过去,土锅灶,煤球炉,吃水全靠肩膀挑,淘米洗菜下河边,抠抠搜搜,月底还不见得有余钱,父母甚至还会为突然出现的一个人情“份子钱”,搞得抓耳挠腮,困窘不已。

现在,女儿随随便便送一箱牛奶,也抵得上二十斤大米的价钱,百姓生活简直是“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”。有时去大卖场购买服装鞋帽,有若干款式可供选择。这在几十年前是不敢想象的。我记得在宝应湖农场那会儿,春节探亲时想买一双皮鞋,跑了几

烟 事

□ 卢有林

掏出打火机压在烟盒之上,俨然宣告,这两包喜烟已然归他所有。我静坐一旁冷眼旁观,心中豁然通透,暗自“叹服”他算计之精妙。他分明早已知道席间众人大多不抽烟,却依旧假意挨个敬烟,这番看似热情的举动不过是一场精心布置的“钓鱼”之计。午宴过半,再抬眼望去,那两包软中华早已不见踪影,不知何时被他悄悄收了起来。宴席将近尾声,众人准备起身离席,T先生热情招呼:“晚上六点,我们不见不散。”说罢从容起身。我分明看见,他左侧裤兜鼓鼓囊囊,撑起了突兀的长方形轮廓,很是扎眼。

傍晚六点,我走进宴会大厅,一眼便看见固守原位的T先生。他正在殷勤地招呼往来宾客,忙着张罗凑齐一桌人。也许是中午T先生的表现过于“突出”,一番小动作尽收众人眼底,午宴同席的人大多刻意避开,只有我和一位带孩子的女士仍留在这桌。一桌人总算凑齐,没过多久,主家再次顺着过道逐桌送上喜烟。晚宴的喜烟档次更高,是“九五至尊”,照旧摆到了T先生面前的转盘上。T先生正要拿出打火机压住烟盒,那位女士当即发声打断:“婚宴喜烟图的就是一份喜气,人人都该沾沾。拆开分掉,在座每人四支,大家都讨个好彩头。”T先生刚掏出打火机的手骤然僵在半空,脸上笑意淡去几分,不悦地说道:“女同志抽什么烟?”那位女士毫不退让,当即回怼:“哪条规矩说女子不能抽烟了?”她目光直击T先生,坦荡直言:“做人做事总要掌握分寸,留点体面。哪怕吃糠咽菜,也不能失却了格局。中午你独占喜烟也就罢了,晚上又想故技重施,我实在看不惯你这般讨便宜的模样。”一番话语字字清晰,众人听得真真切切。向来精于算计、脸皮厚实的T先生,此刻脸颊涨得通红,僵坐在座位上,嘴唇翕动,半句辩解的话也说不出来。晚宴依旧喧闹,处处欢声笑语,唯独我们这一桌气氛沉闷尴尬。众人只低头自顾吃喝,偶尔生硬地寒暄几句。

区区喜烟小事,不过是宴席间的细碎插曲,却照见一个人的格局与心性。世事大抵也是如此,那些毫不起眼的举动,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性,窥见其做人的底线。掌握好分寸,方能守得住体面与尊严。

纵向比较

□ 陈忠友

处,才见到一双猪皮的。

过去,烧柴草很常见,家家必备,路边捡,地里划,但灶门口必须弄干净,否则,一不小心会引起火灾,小则烧掉一捆柴,大则窜上房顶,甚至毁掉几间房。这种事,我因粗心而手忙脚乱过,也目睹过。

而如今,自来水接通千万家,天然气做饭很方便,洗衣机、空调、电风扇、彩电、冰箱,几乎家家有,甚至汽车、洋房,都不算稀罕物。

过去,能为一张电影票,不惜前拥后挤、你推我搡往里钻;为二指宽的购物券,绞尽脑汁想心思寻窍门。人穷志短,几张作废的电影票,穷鼓穷敲想蒙混过关。求求七大姨八大姑,帮忙搞一台缝纫机券,胜算还不能确定。

如今,大屏幕高清新彩电,享受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;手机短视频,大千世界一网打尽。需要什么,网购分分钟搞定,只要想,甚至不需要想,都有一款最好的恭候着你。

如果横向比较,人间灯火中,我觉得并不缺“项”,但从万紫千红方面看,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,这一点我心如明镜。然而这不影响我热爱生活,沐浴阳光。我们要比,得拿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纵向比较,这一比,泾渭分明。